

訂正
尊攘紀事補遺

岡千仞著

第二冊

リ 5

432

6



洪才三指交馬

共六
卷六



門 5
號 492
卷 6

訂尊攘紀事補遺卷三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島津久光入京奏時事

安達曰先是水藩矢野長九郎閔鐵之助來因藩謀義舉歷說薩長往反再三約薩率兵衛京水藩要擊老長因亦率兵上京而十八浪士先期舉事此謀不識後閔鐵為藥商來因藩論一變不得潛匿余贈金遣之事在二十年前追思在且使人感愴不堪

島津氏以鎮西大藩繫天下之望先中納言齊彬用心國事慨然有匡濟之志常憂邦人不涉域外事情歷訪善洋學者譯航海造船鑄砲用兵諸書將改革藩政充實武備而後及天下未有所為而薨弟久光攝藩政砥礪士節修繕戎器常以繼齊彬遺志為事彥老已斃浮浪四起天下騷然久光將有所出會平野國臣來薩說尊融親王有密旨募浮浪乃決計上京先命大久保利通私詣近衛氏有所上聞是時天

... 卷之三 ...

下固注目島津氏浮浪泄聞是事爭馳書四方募同志久光深恐是輩輕舉破大事戒藩士曰烏合浪徒藉口尊攘煽動四方結合同志謀舉大事藩人亦往往與之交通切恐萬一暴動破國家大事釀出天下之擾亂遂爲外夷之所乘大機一失噬臍無及汝輩深戒于此進退一用孤命文久二年四月從壯士一千戎備準之東上四方志士田中清川平野小河以下途擁久光請與義舉者百數乃空大坂藩邸館待之先是長藩遣長井雅樂上京建白時事及此藩人久坂寺島諸氏恐後薩人奉宰臣浦肉戶二氏上京浮浪往來二藩之間物論大動久光意在奉勅黜姦

聞舉正議公卿列侯改革幕府失政深恐浮浪輩生事令左右懇諭曰凡事不得天裁則名義不立久光將詣近衛氏上奏時事以請宸斷諸君鎮靜以待乃留壯士一隊鎮是輩十三日發大坂四方傳聞浮浪館薩邸爲有異圖爭放訛言人心洶洶所司代酒井忠績大恐以幕府之法禁諸侯入京公卿見藩士使近衛氏馳書止久光上京又遍告朝貴莫得輕動岩倉大原二卿在內私告久光以鎮浮浪爲名入京近衛氏固爲島津氏姻戚乃因近衛氏奏曰戊午以還幕政失當權臣擅制外夷乘釁上勞叡慮下失民心而浮浪輩妄唱尊攘之議四方雲應天下騷然臣久

光將觀江戶謝賤息茂久屢違東觀之期曷圖浮浪輩途要臣駕議大事臣常服先臣齊彬遺訓將為朝廷幕府効微力竊恐浮浪過激一旦暴動喋血輦下釀成禍亂也於是自不顧卑賤親詣闕下將口陳所見伏仰天裁有旨翌日議奏傳奏見久光於近衛氏第曰聖旨將寬幕府違勅旨責攘夷之實効卿能體斯旨久光謹對曰夷狄外也非內也請先修內以及外乃條陳解青蓮院宮及鷹司大閣近衛左府鷹司右府幽厄釋一橋尾張越前土佐宇和島四氏幽閉以從天下之望且曰臣鄙人未悉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何罪唯浮浪輩欲獲二氏而甘心不速免二氏

括開國二字在言中尤妙

未曾及攘夷當時已識破

為之所恐變發且夕幕府大政之所出黜閣老安藤氏舉一橋氏輔佐將軍越前氏任大老立上下尊卑之等明邪正淑慝之辨然後採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之法正親町三條氏難釋尾張越前二氏久光正色曰此等瑣事猶不得如獻旨則如大焉者何獻斷一決則臣請奉以周旋若幕府拒命則有天討而已上嘉納之乃令閣老久世氏曰馳駟上京先是浮浪不平久光不與謀大事又聞久光受朝命鎮浮浪憤然曰余輩為天下唱義泉州將何鎮有馬正義田中盛明私語曰吾黨一死唱義迂緩如此直使姦回得謀今日之事非斃關白所司代以霹靂手段一新天

下之耳目。則尊攘不可爲也。若自吾而發事。以勢逼泉州將有大處分也。浮浪同然一辭。期日舉事。會大久保利通來傳。久光命曰。朝廷議新置親兵。將薦諸君充其撰。衆怫然曰。僕輩誓雪國辱。豈圖一身之榮乎。聖上數責幕府之攘夷。而朝貴軟弱如婦人女子。今日之急。在使朝貴淬勵義氣。悚動天下。利通默然。浮浪愈以爲久光不足屬大事。說長藩浦肉戶應之。廿三日夜。真木田中以其黨潛發。薩人與之者三十人。隊長長田佐一強留不可。奮然曰。奉命無狀。自屠死之久。光聞報大驚曰。吾奉勅鎮暴徒。而藩人黨之。罪不可逭。遣能劍者八人命之曰。渠不聽則任汝。

浮浪之本色

此亦霹靂手段

所爲。八人馳至。伏見諸土方食。諭君命不聽。乃格鬪。斬有馬田中以下九人。檜原氏投刀踞坐曰。諸君止鬪。聞余所說。吾言窮則死。乃諭以大義。諸士投刀就縛。真木田中以下在次室。不敢出手。檜原曰。寡君固不拒諸君義舉。乃護送真木田中以下。閉邸舍。後付之本藩。田中請赴薩摩。舟中爲薩人所殺。小河一敏以後期且告實。不問。

浮浪此舉。始期十八日。後期廿一日。長藩諸士議所向。曰。浦氏護禁闕。久坂氏攻所司代。戒備以待。是時余在大坂。泄聞是事。慨然曰。天下之大事也。十八日夜。乘舟溯淀川。風露滿天。月色如晝。舟人

皆睡。余以是事在臆。終宵不交睫。平明至。伏見閭
然無事。疑爲人所欺。抵藩邸。邸人蒼皇曰。昨夜有
令云。二條市街老幼婦女空舍避出。余始知謀已
破。既而有廿三日之變。嗟乎。又急矣。聞島津先中
納言西下。次伏見。微行謁近衛關白。關白以皇上
深憤外夷凌辱。私從齊彬。進謁便殿。皇上慨國事
大息。齊彬悚然曰。陛下焦勞至此。臣雖不肖。願盡
國力。從事於此。領旨而出。齊彬在當時。與水戶鍋
島二侯。稱爲三明君。米國要請列藩獻策。爭論拒
絕。如出一口。而齊彬獨以造巨艦鑄大砲。講航海
之術。爲急務。一言不及拒絕。其在國聘荷蘭人長

維新之事。成于是
藩之手實有故也。

崎親出郊迎。屬之築六砲臺。使諸士就學建築術。
後年擊走英艦。實由有此備也。是時勝房州從荷
蘭人赴薩。齊彬一見爲布衣之交。余嘗見其答房
州書曰。水戶浮浪襲東禪寺英館。至今猶持頑論。
可長大息。嗚呼。當舉世曠曠。競排外人之時。能着
眼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其授旨西鄉。大久保
諸氏東西奔走。與各藩志士出入朝貴。周旋時事。
又命新進年少有氣槩者。游學江戶。以講技藝。蓋
將供他日之用也。其不及有所爲而薨。非特朝廷
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也。久光所奏服先臣齊彬
遺訓云云。蓋齊彬臨死。托是事久光也。而久光入

蘇曰。抑亦幕府之
不幸也。

京奏大事曰夷狄外也非內也請治內而及外語及攘夷之實効則曰採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之法而不論及開港之事此亦有說也當是時使久光公然論拒絕之非則不特為浮浪所唾棄將使衰季幕府愈事偷安頽情萎靡至不可救藥顧此事當時一二腹心所知雖所從壯士猶不得與知無恠浮浪輩爭為過激為不足與謀也或曰此役西鄉隆盛從至兵庫有罪謫大島隆盛持論亦同浮浪會堀貞通至自江戶久光頓變其說假鎮浮浪之名入京隆盛遂以是得罪今皆不可知

河野曰深謀遠慮非淺人之所窺知

島津氏護大原卿東下

久光留關下有日恐久世氏遷延茲回投間坐失機會建議發勅使就幕府諭朝旨詔舉其人大原三位固以正議為朝野所依賴及是上書自薦詔舉副使三位曰二人必有二人之見不如遣臣一人也五月九日特旨任左衛門督叙從二位奉使幕府宣書諭旨曰日來列藩憂國事獻謀猷如島津毛利二氏親遣親戚若重臣奏事朕深嘉之而四方志士密獻策曰朕親統六師駐蹕函嶺討幕府違勅之罪或曰首除姦回在京者勅五畿七道掃攘外夷其言雖出憂國至誠粗暴輕忽難遽施行朕將使幕府更張內外

森曰卓見

河野曰就實而正言秋霜烈日

紀綱興復祖先遺烈。大要三項。曰將軍率列侯入朝。議釐革內政處分外夷之方法。曰依豐臣氏之例。命五雄藩為五大老。以修沿海戎備。曰將軍年幼未熟。政體舉一橋刑部卿為輔佐。越前中將為大老。以總幕政。汝諭是旨。與老臣商議。三項施行其一。第一項出長藩之獻策。第二項朝臣之所擬議。第三項久光之建議。更有一篇。叙甲寅以來幕府蒙蔽朝廷。曰往年幕府遣小吏請勅許外夷通商。朕却之。翌年堀田正睦上京。苦請勅許外夷通商。朕恐污國體。不敢輒許。命與列侯熟議。上奏。而幕府違朕命。擅許米英各國通商。與訂條約。朕不敢責讓。召三藩若大老。而幕

語氣似鄭書
主盟不公之罪之
書

府阻閣朕命。錮正議三宗藩。朕恐國內鼎沸。外夷乘其隙。特勅德川慶昭與列藩協力。輔佐將軍。而幕府不奉命。遣間部詮勝上京。逼朕所信任親王大臣。幽閉盡逮。朝野慨國事者。檻送下獄。奏曰。訂各國條約。堀田正睦所為。今劇絕彼條約。立生大變。行待武備充實。而後從事於掃攘。朕責其與日耳曼伊太里結條約。及許英米築商館。測量環海。幕府曰。一時權宜。勢不得不然。又曰。公武一和。而後奏掃攘之功。請降皇妹尚將軍。顧古來無武臣尚皇女之例。朕深思不可以一妹易祖宗天下。乃約不出十年。奏掃攘之功。許其尚皇妹。顧外夷事起。志士慨家國。蒙冤枉死非

安達曰。詔問朝廷
至此。其來天下之
怒。真此輩自取者。

沉痛之語

毅然誓以此真詩
所謂王赫維怒者
一掃八百年祭漏
天下實有故

命者不知幾數。今也皇妹降嫁。東西一家。宜大赦天下。釋親王大臣以下之幽厄。限十年舉海內全力。掃攘戎虜。以匡濟神州之厄。若因循姑息。坐陷彼術中。如水益深。火益熱。遂踏印度支那之覆轍。何以謝神聖在天之靈。朕將倣神武神功之遺烈。率公卿百官。四方牧伯。親征戎虜。汝等體朕此旨。事達江戶幕府。震驚急。免安藤閣老。釋一橋尾張水戶越前四氏之罪。令溜詰諸藩上所見。延見在府列侯。親諭曰。泰平日久。綱紀頽弛。武備廢壞。外夷乘是虛。陸續來要。皇上為之焦勞。孤將入朝。親奏國事。取天裁。以更張國威。建不世之偉業。卿等有所見。極言無忌。眾皆悚然。

事至此猶戀貪
權真不可解者

尋大原卿至。禮待有加。久光首詣越前氏。圖議使事。將軍率越前會津二侯及諸老。延大原卿拜受使命。曰。敬領勅旨。熟議以聞。卿退。見越前氏。反覆懇諭。而諸老恐權勢歸一橋。越前二氏曰。將軍已長。無用輔佐。親藩為大老。無前例。久光見脇坂氏曰。聖上發特旨。諭幕府。豈可拘泥末節。墨守古例乎。又曰。將軍入朝。少緩其期。似無不可。且將軍入朝。廟堂異見。蜂起處分甚難。不若越前氏為政事總裁。代將軍入朝。陳大議。候聖旨。為事至易。閣下其思之。脇坂氏頷之。猶難。一橋氏為輔佐。曰。此有二將軍也。與板倉氏詣大原卿館。請曰。使一橋氏參政務。謹奉勅旨。唯除輔佐。

不假借一字不然則名分掃地

名稱卿不肯廿九日登營囑後事從者意色甚決曰奉使無狀何顏視人脇坂氏進出曰勅旨不可違請為準輔佐卿正色曰纔有準一字此不奉勅旨也脇坂氏語塞曰謹奉命卿猶恐幕議難保不敢發七月九日幕府命一橋氏將軍輔佐越前氏政事總裁久光與二氏相得甚歡屢共議國事擬定所司代改官武中間名稱失體者追褒故水戶中納言追責井伊直弼責罰酒井間部安藤三氏及朝貴附直弼者遣歸列侯在府妻孥緩參觀期命大藩護衛京師如此類數十條八月廿一日大原卿以使事了西發前一日久光途斬英人遮駕者以故駐品川三日或勸取

自是此公本色

薩長軋轆溫賜

道木曾不可請從護卒亦不可西上復命賜物賞勞詔久光入朝辭曰臣一布衣官武有常典非賤人所勝乃任大隅守命駐京護禁闕時毛利氏蒙天眷盛用事公卿爭延浮浪又以内旨徵因土諸藩攘夷之說盛起久光上書曰幕府新奉勅宜徐察政績不可叨以橫議者言聞之近日内旨四出擅召列侯恐一橋越前二氏不自安漸生嫌隙不省在京月餘日賜劍及物西歸將發近衛氏密問意見乃手書以答曰幕府舉越前一橋二氏閣老私忌之且務使大權歸二氏不然則勅意不行二氏亦無能為也幕府人才無踰二氏者二氏無所為則幕府不可復為越前氏

一一先見何管燭照數計而龜下

尊攘記事

卷之三

九

之入朝宜問十年以後處外夷之方如何攘夷一事
 宜使官武列藩熟議而後相宜處分開鎖一大難題
 幕府已開港朝廷強之掃攘則勢不得不奉命而掃
 攘不可為如此則朝命廢而天威殞浮浪蜂起國內
 大亂實為可虞今殲外人在橫濱者臣一家兵已足
 唯各國合兵以討我不義不信之罪則我忘兵三百
 年勝算不可必故臣常謂方今急務在一洗舊弊充
 實武備唯以攘夷唱天下則激論之士得志益肆暴
 橫而不唱攘夷則無武備充實之期臣竊恐遂以是
 蹈印度支那之覆轍也今也幕府悔過委政一橋越
 前二氏二氏亦日夜勵精從事於此若二氏偷安眼

安達曰老臣憂國之語一沈痛

森曰有此一着議論開中興大業此時已論及可謂偉矣

前無所施為則朝廷有煥發大號與天下更始而已
 余先米使航度一年游江戶入昌平覺前後在覺
 九年其於當時之形勢畧得其要領彦老遭阨翌
 年游京攝仰皇居之巍然追思王朝之盛時憑今
 吊古慨然而歎松本土權松林伯鴻為同窓舊交
 握手大笑曰百年奇遇矣乃借一廛同居京攝占
 天下之上流為人文之淵叢而我三人所交皆磊
 落奇偉跌宕不羈之士日與之論天下之務古今
 之故言及當世則痛論極言拔劍而彷徨仰天而
 歎息會島津氏率壯士入朝將有所為乃與二人
 談志慨然以為千歲一時矣入京于一二公卿往

摸寫逼真當時書生論及國事口角出沫頭額露筋今在耳

此事以下承接不甚費力。滔叙去悲壯淋漓。感慨係之抑鹿門。歎諸子之不令終。所以歎其身之不遇。讀者必得解于言外。自占地步。

來薩長二藩及浮浪諸士。是時暴徒數刺為幕吏耳目者。梟首二條磧。官不敢問。余一日會諸友。語曰。北魏高歡觀衛兵火張燹宅。曰。事可知。歸家傾產結士。顧彥老以幕府大老。鹵簿僂從。道路填咽。而為十八浪士所要。喪元路傍。時事至此。余將歸鄉學。高歡所為。諸友壯之。拂袂而起。途為藩邸所召。再入京都。此事距今廿餘年。當時所交諸士。士權伯鴻以下。或死刺客。或死兵戈。而戊辰之事。投風雲乘際會。列名爵班。撫仕者。不在于彼。而在于此。何天之薄於為始者。而厚於為終者也。嗟乎。英雄事業。固非一書生所辨。唯遭亂世。處事變。名義

所在。抉腸絕脰。斷行其志。此謂之大丈夫。其重大義。仗大節。如諸士。真為可尚而已。

親征中止

親征有日。因備米澤三侯及阿波世子入諫。上漸有悔心。中川親王曰。陛下苟知其不可。斷之宸衷。則臣請盡力處分。乃協謀薩藩及會祭二侯。八月十八日。鷄鳴參內入奏。會祭淀三侯尋朝勅關唐門及九門。雖公卿不得出入。因備各藩率兵入朝。警衛非常。號砲一發。會薩二藩兵族至。屯凝華門。於是召近衛氏父子二條德大寺四卿。有旨。停傳奏議。奏及參政寄

空達曰。一大處分。秩然不紊。親王亦有為之才。

人之參內。禁長藩及親兵入九門。親王與四卿列座御前。傳旨任柳原中納言議奏。曰親征大事。內議所未決。而議奏以下。爲長藩暴徒所逼。叨稱叡旨。頒告中外。長藩煽動浮浪。要請親征。過激粗暴。殆亂天下。汝知朕是旨。召中山大納言正親町三條中納言阿野宰相中將。復任議奏。三卿恐怖固辭。乃爲署準議奏。命正親町大納言庭田中納言葉室左大辨宰相。署議奏班。會桑以下列侯進見。議奏諭旨。曰毛利氏挾野心。運姦詐。以親征要朝廷。此親王以下所不與。汝列藩體。聖上是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聞號砲爲變。起率衆而入。各門稱命不通。乃赴鷹司關白第啓

嗟乎又急

曰各藩戎服。禁內騷擾。而諸門拒臣衆。敢問何故。關白遣人問狀。諸門呵止。元純經幹逼關白以事狀。群衆充溢。第內囂囂。會柳原大納言至。傳旨關白參內。勅曰夷狄征討。時機未至。權停行幸。列藩親兵聞變。馳入。諸門皆閉。三條實美第在九門外。衆群至。會實美蒙朝旨譴責。親兵憤然。皆曰卿正議精誠。天下所觀。此命必有所由。族擁至關白。關白不在。是時長藩衛塚町門有旨。徹衛會薩二藩代之。長藩不奉命。柳原大納言往諭曰。權退衆邸內。待後命。衆不可。大納言赴關白邸。見益田彈正諭旨。且曰毛利氏効力王事。叡旨所嘉。唯親征處分。迹涉粗暴。叡念不安。宜權

稟々至此間不空髮者

尊讓也

卷之三

十三

退士眾嚴鎮暴動。彈正曰：夜來闕下騷擾，諸藩戎妝奔走。而三條卿以下無故停朝，臣等職守禁門，備非常，請釋疑而徹衛。大納言反覆開諭，是時會薩兵士進堺町門內，前列大砲，長藩士奮激如將戰者。大納言諭會薩轉砲準，長藩乃付堺町門所司代退眾。訛言三條實美集親兵作亂，勅清水谷宰相中將責問其肆率親兵，實美不在。長藩已徹堺町，以眾奉三條氏屯洛東妙法院。三條西四條東久世錦小路壬生澤豐岡七卿來會，皆曰：薩人假朝命復私怨，三條氏固不善中川親王，又以為親王所陷，憤懣曰：乘機討二姦，二宰曰：讒構已深，宜西下。圖後舉三條氏謝遣。

他日大舉大甲六卿之九奉六卿求為無策

親兵真木淵上水野宮部土方梶六人從馬豐岡托事遁去。二宰留書上言曰：弊藩已免堺町警衛，外夷開戰以來，兵事方殷，臣等以眾西歸，專盡力海防。是夕詔告中外曰：親征本非朕旨，二三朝臣不達大體者，為長藩暴徒之所誑誤，矯旨頒告。本月十七日以前告命悉皆是徒所為，朕本旨不在此也。鷹司關白上表請免，乃勅二條卿代之。廿日削三條卿以下六卿官位，停毛利氏父子入京，逐長藩士在京者，廢參政寄人，放還諸藩親兵。薩長二藩首入京師，論國事。天下始知勤王大義，而二藩旗鼓角立，勢不相容。至是互構釁隙，因備阿藝憂之上書曰：攘夷之本在

小野曰：幕府之反覆勿論耳，今詔旨如此，可歎也。然當時之事不至承久建武之亂者，安知非以此詔旨之出乎。

列藩協心而薩長二藩唱大義朝廷依賴所謂同心一體者伏望降旨調停使二藩戮力以責其成功不報。

余於前編論是事曰先帝熟考大勢幹旋時機運神筭於方寸之中奏偉績於年月之後蓋天穢霸府之德將復大權於朝廷此天意人心之昭然者先帝斷之於方寸之中不少疑也而外夷事起以來天下論事者紛紛擾擾毛利氏曰攘夷島津氏曰開港先帝以攘夷大義誓天神地祇其刻攘夷期日令天下天下不應至以乘輿親征號令天下抑亦逼矣而天下除毛利氏以外無復贊成之者

見得確論得透

於是聖衷不安漸生悔心曰攘夷開港此兩者水火不相容而雄藩借此互爭勢力此殆天將合之必先離之將治之必先亂之者勢非人力所能支也且與奪大權方在幕府黜之罰之怨歸幕府而朕位億兆之上一勝一敗無一所關徐相大勢之所歸輿論之所推為之處分可也毛利氏之乃心於王室盡力於朝廷固不以一朝疎斥之故敢貳其節也故此變斷然斥毛利氏不少疑也嗚呼毛利氏先天下入京師輔翼朝廷朝威日隆而一朝得黜罰蒙詆罵天下誰不為朝廷寒心乎而毛利氏以是砥勵操節奮發志氣六卿在西鎮西諸藩

安達曰前篇論此事迴護太過此篇單刀直入却得實

人心日傾勢力日旺。三宰之犯闕。全軍敗潰。名義不立。凜乎其危。而闔藩君臣投身死地。百折千挫。鋒鏖毅然。破環疆幕軍于一擊之下。遂連四藩興討幕之義兵。奏回天之大功。抑亦偉矣。夫天下大物也。其出于意料之表。有如此者。而先帝斷然下此命。震驚天下。運神算於方寸之中。奏偉績于年月之後。此豈尋常庸衆人所能測知乎。

浮浪起兵大和

凡藩士犯幕憲觸大法。必累及藩主。故外國事起以來。志士慨國事者。往往請脫藩籍。稱浪人。奔走四方。

互募黨援。脫藩浮浪。年多一年。天下嗷然。三河松本。衡以儒生。備前藤本真金以畫工。下帷輦下。名聞四方。真金與清川八郎以下投薩邸。以論不合去。衡與梅田賴諸人與謀。韜迹而免。浮浪間舉正議之士。必稱兩本。侍從中山忠光年少好義俠。潛游長州。與日下高杉諸人交結。為浮浪之所歸心。長藩之建白親征。衡真金游說朝貴。煽動浪徒頗力。親征詔下。曰千歲。一時矣。與吉村寅太池內藏太以下三十八人奉忠光至大坂。稱朝使赴下關。乘大船二隻。出大保山海口。眾皆剪髮投海。矢死生無他。曉至堺港。館狹山一寺。遣寅太邑主北條氏曰。皇上下詔親征。此臣子

河野曰僅三十八人而騷擾天下如彼名義之所在抑亦幕府之公兆

効力國家之秋。忠光將行募義士。迎鳳駕於大和神武帝陵。北條氏名族切冀盡力王事。無以辱家名。藩人驚愕。使宰臣來答曰。皇駕已戒。敢不致力。邑富豪水郡氏固通謀浮浪。掃館候迎。乃頒軍令。衆皆戎裝。帷幕旗幟。皆畫菊章。陣三日市觀心寺。拜楠左將塚。納甲冑禱捷。眞金率同志出迎路左。五條隸幕府。代官治焉。乃分諸士爲槍銃兩隊。攻官舍。責鈴木源內。剥民膏。厚自封殖。梟其首。諭邑人以朝旨。榜所在曰。皇祖天照皇大神開天地生萬物。凡食土毛者。孰非其胤。皇上以神胄御天位。億兆各修其職。以奉皇上。此天地之大經。不毫髮容疑者。汝衆庶辨此義。自今

安達曰。說皇祖大神少。迂唯不溯于明。此則神州國體不

戴皇上奉朝廷。以報天祖天孫之皇恩。又曰。皇上慨洋夷汚巖皇國。親詔行幸大和。議軍畧於春日社。率六師征醜虜。忠光先天下舉義。首誅姦吏。苦民者。當發號之日。昧大義。誤方向者。宜移兵糾其罪。六師伴林牧岡岡見原田諸士四方馳至。已而中川親王通謀薩會諸藩。沮止親征。長藩得罪。六卿西遁。廟議一變。衆聞是事愕然。先是平野國臣奉朝旨止忠光暴舉。至則諸士已畧五條。勢不可中止。會安積武貞池田謙二率同志十餘人來會。曰。皇上爲賊臣所要。無復可爲。已開兵端。有張軍威待天定而已。乃議軍畧松本衡固結十津川土豪。曰。十津川大塔皇子所潛

衡實謀梅田游說

十津川土豪故知此間曲折

匿其民沈毅其地險阻以此地為根據可以支時月乃留安積水郡諸士督五條民政奉忠光赴十津川途過天辻四周絕壁為天險之地乃定為本營日役民丁運糧食繕戎器遣人十津川說以義舉邑豪族乾野崎二氏來屬遠近奔附眾凡千二百人高取藩高野僧徒通使贈物聞紀州郡山二藩合兵來討出兵吉野川至則訛傳高取藩食言不贈糧食乃以兵五百往攻藩兵據城發砲十津川隊聞砲聲潰亂餘眾不支乃退天辻吉村中垣小川以下愠其無功乘夜入城覷一隊將巡夜縱殺之吉村中銃丸左右扶歸既而紀州藤堂彥根諸藩大兵來討眾退保十津

川松本牧岡森下保天辻安積池田岡見保和田設奇誘敵每戰皆利乃謂十津川地淺不如潰一方出大坂航西海乃奉忠光營天辻遣澁谷伊豫作藤堂氏營曰親征詔下忠光將與同志護鳳駕効力戎馬會一二賊臣矯勅旨止親征忠光此舉將糾合同志討賊臣誤國者以安宸襟也因辨前後勅書真偽不屈乃飲之伺睡縛之隊將感其志請充諸士攘夷先鋒立功令自償不報當是時紀藩兵塞吹口藤堂氏屯五條井伊氏屯下市浮浪鋒漸鈍九月移營金峯山與藤堂氏戰於大日川却之彥根藤堂兩道來攻眾負險奮擊自午至暮是夜森下前田甘名潛襲下

市縱殺番兵。放火鼓噪而進。敵疲晝戰。變出不意。狼
狽委糧仗而走。翌日藤堂氏來攻。聞井伊氏大敗引
退。藤堂氏將遣書諭曰。天下孰不知諸君赤心勤王。
若投兵來降。奏狀請生。真金書答曰。姦徒矯旨。天下
之所切齒。盡戮力義士。盡勤王之實。中川親王遣人
諭十津川豪族。叡旨所在。衆相告逃散。人無守心。忠
光知不可為。集衆訣別曰。天涯地角。唯其所去。請生
死相俱者四十餘人。將踰熊野出新宮。緣藤葛攀崖
壁。夜至大峯絕頂。候木本尾鷲紀兵伐樹塞路。列營
嚴備。乃轉路山谷間。出河內宿白川。衆疲憊不能
步。休兩日。藤堂氏令村民曰。舍浪徒及供使役者悉

關間崎嶇可想

刑。衆大恐。空舍出避。諸士昇病傷。夜踰山嶺。至伯母
谷。曰。彥根藩兵屯和田。距此一里。乃撰壯者為先鋒。
冒進至和田。村丁群集。不見一敵。脅迫令擔戎具。輕
進里許。已暮。見二農夫。知為敵候。脅為行導。至鷲鹿
口。間道登小埤。下瞰敵兵。一隊篝火就途。一隊陣山
下發砲。更隔數町。篝火點綴。是為本營。乃以天誅二
字為暗號。疾呼衝本營。營兵四出。殘卒僅六七十名。
急遽發砲。短兵已薄。衆固苦無死所。縱橫衝突。殺敵
略盡。忠光與左右五人挺進。僵一人。傷八人。繞出營
背。前後夾擊。餘兵散走。乃放火民家。候卒言。紀兵距
此半里。篝火嚴守。乘暗散走。可期萬一。少延遲則無

安達曰。侍從驍勇
絕倫。長州攘夷。立
砲臺上。彈丸穿衣
而不動。此役率先
擊兵。又能脫虎口
西走。惜不自朝政

隆赫而沒

全理。松本藤本病傷不能步。奮激自刃。餘或自屠。或就擒。忠光從七人穿林莽攀險峻。晝伏夜行。間關經三和櫻井。出大坂。從池內藏太一人。投毛利氏邸。逮卒擁門。邸人答曰不知。私命舟遁長州。自浮浪舉事。至此四十日。紀州藤堂彥根三大藩多。亾士衆。僅致蕩平。談者皆壯浮浪所爲。而嘲三藩兵無能爲矣。平野國臣歸自五條。廟議一變。六卿西奔。國臣亦在罪籍中。乃與同志西走投長州。說三條卿以舉兵應大和不可。澤宣嘉奮曰。豈可不贊志士義舉乎。國臣與美玉三平堀義則仙田正弘戶原繼明白石廉作小田村信一等奉澤卿航至播磨。會大和軍敗。事不可

河野曰。舉談者言小結學左傳君子曰者

志士志操

爲國臣不欲變初心。入但馬襲生野代官舍。略金穀。集徒衆。草檄鳴幕府。要朝廷矯勅旨。斥正議公卿。罰勤王諸藩之罪。國臣有大節。水戶長州諸士相傳會集。立得百餘人。一舉略生野。出石姬路龍野豐岡諸藩。合兵來討。國臣奉宣嘉妙見山挺身格鬪。銃丸中腰。大息曰。可以死。囑宣嘉田岡高橋二人遁伊豫。十月十三日軍敗。美玉堀以下或戰死。或自屠。國臣爲出石藩所擒。護送京獄。翌年長兵犯闕。幕吏虞勤王諸士內應。斬國臣以下三十三人。

世傳南山日記曰。松本奎堂撰奎堂自刃鷲鹿口。此書叙忠光入大坂。蓋以奎堂有文名。托名而已。

安達曰。奎堂振衣之親友。此篇殆司馬選傳李陵者。唯

事實暴舉故此論
三致意。

卷首記舉兵本旨曰。朝廷責幕府以攘夷。擢一橋
越前二氏輔佐將軍。而二氏不奉攘夷之命。幸天
未絕我命。聖上赫怒。以攘夷大義。誓天地。廿四卿
確持正議。毛利氏與四方志士。盡力國家。贊成親
征大策。聖上嘉納。頒告進鳳駕會天下義士於春
日社。議攻取之略。奏回天之偉業。在此一舉。而中
川親王持異論。辭鎮西將軍。一條二條德大寺諸
卿亦多構異同。姦慝乘時。叡旨中沮。事至此極。臣
等恐皇威不立。正氣不振。遂至率天下陷夷狄術
中。且太平三百文恬武熙。士氣掃地。自非用干戈
竦動天下。則國論不可得而一焉。國脉不可得而

此當時浮浪持論

維持焉。臣等不自量。糾合同志。唱大義於天下。爲
攘夷先鋒矣。中山忠光臨發。與三條東久世烏丸
諸卿書曰。幕府違勅不一而足。朝恩寬大。不問其
罪。彼愈爲得計。其所上言。書辭悖逆。所謂是可忍
也。孰不可忍也者。臣等不禁憤悶。與同志謀義舉。
有日。會詔旨親征。頒告中外。實爲千歲一時。綸言
一出。空論無用。臣將途出攝泉。行募義徒。赴南都
奉迎龍駕。機事尙密。用兵要神速。今已頒告親征。
宜卽日進鳳駕。若遷延度日。奸徒乘機。巧弄唇吻。
以枉聖旨。則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外夷
猖獗。神州陸沈。而諸君立廟堂。參樞要。無可復遁。

傳義記

卷之三

二十

河野曰。鹿門常云。余有一負死友者。不一游大和。吊浮浪遺跡。建一豐碑。於鶴鹿口表室堂之義烈也。今有此一篇。備揚奎壁心事。不負死友者。

罪于天下後世也。觀此二書。可知當時浮浪之志也。或謂此輩剽略城邑。殺戮無辜。破瓦畫墁。無一所益。謂之吾志在勤王。可乎。嗚呼。此因成敗而立論者。顧他日薩長諸士。謀王政復古。若使是事不幸中敗。則天下又將笑其破瓦畫墁。無一所益。況此時廟議一決。頒告親征。而此輩投死地以振起士氣。宣揚皇威。為已任。略其終而原其始。恕其迹而取其志。則此舉及策。波浪徒固將。在識者所贊歎。稱揚也。

正訂尊攘紀事補遺卷四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水戶浮浪遁圍西上

十月廿二日。諸士通姦徒者。皆出降。幕軍乘機齊進。火起四方。武田山國以下。殊死奮鬪。衝重圍而遁出。黑澤本間。尼子飯田諸人。死之。諸生隊扼大宮。以七
大砲進擊走之。筑波湊小川潮來諸隊來會。衆猶千
餘人。曰。猶可為也。次大子村。諸生隊據山嶺。砲擊武
田率一隊仰攻。岡部貞治死之。乃退。衆相議曰。吾曹
將勦絕醜虜。以成先君之遺志。不幸為姦黨所陷。得
罪天下。事至此。唯有西上。因一橋公訴情事朝廷而

安達曰。除姦黨是
主掃外夷是客至
此愈無名義。人可
歸。

小藩無足賴比比皆是也。

已分全隊為五隊。田丸山岡藤田井田諸人各統一隊。乃推武田為總督。出下野川上。村民空舍而避。黑羽藩兵二百人。倒木石塞道路以待。砲戰敗走。轉出蘆野。發使告情。邑主不敢防。至越堀。幕軍遁走。大田原藩使來告曰。小藩寡兵。固無抗諸君之力。唯諸君出城下。乃寡君死期至也。眾義之。閒道經那須野。出日光道。村民恐怖。供張以待。至木崎。安部氏兵守焉。曰。不得通一兵。眾嚴隊而進。守兵辟易。既去里許。自後發砲。至本庄。發使告情。吉井藩不敢支吾。次下仁田。平明高崎藩兵來襲。眾皆甲冑。井田一見曰。易與也。以廿七人衝突。全隊繼進。敵死者六七十名。一軍

是時尾藩不出。兵何故。

奔潰。乘勝而進。藩兵墜橋。自山上發砲。山岡桴鼓。亂流而進。藩兵知勢不敵。放火而退。踰荒船山。出于望月。松本藩兵退保和田嶺。翌日踰嶺至豐橋。松本諏訪二藩兵凡二千。僵木石斷澗橋。列營五。所以待。挾澗砲戰。勝敗未決。武田魁助潛兵攀山巔。砲擊其橫。敵駭顧。本隊得勢。吶喊竝進。二藩兵大敗。已夜。躡尾冒進。至下諏訪。捕獲無算。轉出伊奈。發使飯田藩。藩導由間道。除街盛沙。供待頗盛。過清內寺關。邏卒避遁。出木曾道。此地屬尾張藩。驛吏出接。禮意殷勤。過鶉沼。距犬山城半里。不復出一兵。度鄉土川。大垣藩兵守揖斐。轉出長峯山。險不通車馬。凡百器仗。每人

安達曰。橋氏獨不思從耕雲子。京之時乎。

負擔出大河原。更踰一山險。曰蠅嶺。此為濃越國疆。戎器以外。悉投溪谷。負病傷者。聞關出黑遠土。大野。潘火民家。倒巨木以防。時方嚴冬。積雪滿山。眾皆露。次凍飢交逼。日行二三里。達今庄。彥根藩兵退屯府中。先是一橋氏得警大驚。上奏曰。浮浪蔑天憲。橫行至此。臣罪也。請親出征討。與弟昭武率會桑以下各藩兵在京者。出次疋田。大垣彥根越前三藩兵為先鋒。命加賀藩夾攻。賀藩大兵陣新保。四面皆敵。進退維谷。使告曰。臣等奉先君攘夷之遺訓。常恐失墜。為姦黨市川朝比奈諸人所陷。蒙幕府之譴。無由雪冤。一橋公實先君寵子。而寡君貴介弟。將上京訴微忱。

投戈歸誠。將何為。唯不抗一橋氏先鋒。猶是本心。

請為臣等開道。曰。本藩受一橋氏之命。守此。眾始知一橋氏將大兵出討。曰。我輩素志將明大義於天下。耀皇威於海外也。而區區本志未明。徒蒙亂名。而今一橋公統軍征討。此投戈歸誠之時。宜表誠軍門。委死生之命。眾或曰。大炊公以本藩支族。蒙鎮撫台命。而猶不免坐蹈覆轍。不如百戰力盡而死。武田不可詣軍門。陳狀曰。市川佐藤朝比奈三臣實為逆臣。結城寅壽殘黨。率諸生輩構非圖。謁中納言公。誣罔百端。遂黜藩宰代之。布列其黨要官。從腹心五六十人。徘徊殿中。以暴威脅一藩。正生列老職。深恐逆黨跋扈。遂忽攘夷之勅命。得罪天朝。與同志東上幕府設

關不入。留八日得始入。上邸陳狀中納言公。三姦得罪東歸。衛城門築壘壁。以為戰備。國內騷擾。幕府奉宗藩大炊公往鎮。正生奉故左衛門神主從之。奸徒悍然發砲以抗。諸士遠近來保。正生輔大炊公次湊館延賓閣。奸徒戮力募兵。戰爭日夜。大炊公為其所誘殺。至十月偽誘諸士內應。乃與田丸山國以下出圍。將西上訴冤。一橋公遂戰于下仁田和田嶺。始不知何敵。後聞捕虜言。知其為某某藩。臣等心事非有他志。伏請大藩照察微衷。永原甚一深感其義。周旋備至。一橋氏以其迹涉亂逆。却之。乃請降曰。臣等誤抗幕府。又騷擾沿道諸藩。犯法觸憲。為罪不細。謹歸

小野曰。永原義士。誓欲救諸士死。以之得罪。自刃。真為可嘉。

河野曰。憤露言外。一謹有餘痛。

命轅門。既分萬死。亦復何言。唯素志在憤亂賊。慨家國而死。蒙流賊污名。大藩少賜照諒。命錮加藩。藩兵護至敦賀。收刀槍武器。館本勝寺。眾凡八百二十三人。待遇優倥。命彦根福井小濱三藩。悉捕下獄。因備二藩請命。諸士攘夷先鋒。令立功自償。不報。翌年正月十五日。參政田沼代傳幕命。斬武田藤田以下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朝比奈黨又收武田田丸山國諸人子女。在水戶者。無少長處斬。因藩安達清風深傷武田絕嗣。謀永原匿其幼子源五。後大政維新。正黨在京者。奉勅東下。討朝比奈佐藤市川以下。正姦黨爭二十年。烈公所素養文武人才。死亡略

小野曰。却人拘之。斬之流之者。一橋氏也。而處分之者。誰歟。原中寧專任此事。吁。嗟。殘人哉。不得其死。宜矣。

河野曰振衣常舉此事語久曰余行天下得耕雲此一禮足少自矜

盡

此前年余以事赴江戶訪武田耕雲延余上座曰余耳熟子名常以不相見為憾是時一橋氏東下日議攘夷有勅再上余因問曰先生亦能陪一橋公乎耕雲正色曰余昨奉勅陪一橋氏於京師與在京諸藩士奔走日夜刻攘夷期日奉藩主東還誓贊幕府攘醜虜而今無狀如此何顏西上前日見一橋公辭曰公欲臣再上盍斷臣白髮頭顱以謝罪闕下耕雲決死也久矣事至此固有不得不然者也此役旁近諸藩出兵征討我藩亦有出援之命余屢見藩宰論無征討之理藩主上書辭之

小野曰萬兵力用之攘夷則大有可為今用之水戶及長州幕府失策何至如此

錄于此曰幕府已奉掃攘之命而因循時月無一所為故水戶藩士慷慨奮激至互搆干戈幕府果能大舉掃攘則此輩奮躍致命於鋒鏑此公侯之干城者此輩雖火人家掠金穀迹涉亂逆原其始心皆重國體誓尊攘之大義者名義所在縱令奏勦絕之功隨滅隨起爭亂益甚且浮浪嘯集幕府出兵征討此以石壓卵者而更命與羽諸藩應援此坐損威名也此雖細故頗關大體故正言不諱請諸老再思幕府不復強會家茂西征命我藩衛江戶城

竹內小出出使俄國論唐太疆界

牟朗氏來使以後。俄人陸續南徙。其勢駸駸。函館鎮臺屢論不及。今劃疆界。坐爲彼所有。會竹內野州松本石州使歐土列國。請延兵庫開港期。乃命逼俄國。劃唐太疆界。文久二年七月至俄。呈國書。宰臣伊克知由布出接。問唐太土人自稱愛儂何謂。一人曰。土人稱來如此。不知何謂。伊克氏曰。發檢此島。實爲俄國。漢土人命此島曰薩哈連。舊圖陸接西伯里。今也地勢一變。環島可通舟船。滿人往來漁獵。未曾服貴國政令。故曩發牟朗氏。請劃海峽爲疆。二人曰。唐太占連黑人種屬滿州。愛儂人種屬日本。伊克氏曰。占連黑即滿州人種。愛儂爲千島人種。此二種容貌言

鈴木曰。林子平圖亦有所原歟。

安達曰。伊克氏語氣迫逼。聞交矣。語彼眼無日本。故然。

語判然不同。皆自北而南遷者。貴國書曰。自北而南。易自南而北。難者是也。二人曰。國書所稱。言人情移。暖地則易。移寒地則難。不及今定疆界。則貴國人民南遷者日衆也。弊國深恐彼此混居。漸生爭隙。以害兩國親睦之本旨。五十度以南。日本政令之所及。故欲以此地爲疆界也。伊克氏曰。往年我邦發檢唐太。以其民專營漁獵。日逼凍饑。故發吏民撫卹之。以惡疫流行。徹歸。當時不見一日人。二人曰。爾時屬松前藩治之。故忽撫卹也。八年前收爲公領。置吏胥布政令。伊克氏出輿地圖。指示滿州沿海。曰。俄國版圖。亘卅五萬里。固不欲爭。葭爾海島。唯不可無。故割土域。

俄人何愚人之甚也。河野曰。非愚人老練也。

俄國接漢土。固涉東洋地勢。滿州沿海。二百年前皆屬俄國。以其僻遠。徹兵衛。竟為清國所并。前年與清國論爭。復此土。蝦夷人自稱曰愛儂。蓋此地邊鄙。不多接外人。外人問其名。自稱曰愛儂。愛儂猶言人敢問。唐太何義。二人陳不知。伊克氏曰。使唐太為日本疆域。豈有不知唐太為何義之理乎。二人默然。伊克氏曰。欲完四隣信義。無若因天然山海形勢為疆域。俄與清國接疆。亘千百里。未曾爭疆界者。無他。因天然山河形勢。而為之界限也。唐太最爾孤島。以五十五度劃疆界。則牛馬風逸。爭論不斷。勢將至用干戈。故切欲以唐太宗谷中間海峽為疆界。二人曰。南半島

屬我。記載歷歷。豈可無故付他國乎。曰。日人往來此地。為四五十年來之事。土人亦自稱滿州屬地。且此地屬貴國。往年我置屯兵。何故不誰何。曰。此地極寒。戍人春往秋歸。貴國發兵。會其徹歸也。往年貴國入久春古丹。火官舍掠財貨。是時貴國以無故寇隣國。罰是輩。貴國固認此地為日本也。曰。我邦舊記具在。此入得撫擇捉也。曰。前寇得撫擇捉。後寇久春古丹。曰。此事既往。不足以為證。屢請海峽為疆界。將以完兩國隣交也。若以半島為疆。則彼此紛爭。勢不得不開兩國釁隙。不若姑固下田條約。以全懇親本旨也。二人曰。我邦固不强人土為己土。幌古丹以南。

以下田條約為一條。遺路彼宿謀。

我政令所及。此地實為五十度。不特我邦記載可徵。萬國輿地圖。皆以五十度為日俄疆界。頃者觀草木園地球圖。亦以五十度以南為日本。是雖貴國以五十度為日俄疆域也。曰龍動刊行圖。以滿州為英屬。若使英人舉是為證。滿人豈肯之乎。此地地理家所未搜索。我國檢出。亦為近年之事。布氏奉使命。始論疆界。已無疆界。坊間播行地圖。以誤傳誤。特屬無謂。二人曰。弊國命仙臺會津南部秋田四藩。成是地方。今國人屢殺害外人。貴國所知。彼此雜居。交以兵隊。竊恐一旦事故。開兩國大隙。曰貴國雖蝦夷內部。又不置兵。今越海峽。戍唐太。別有所慮乎。曰松前藩忽

舉眼前事為證。辯得極巧。

此殆暗喻止兒啼者。

防禦。故為貴國所乘。其置兵備他盜也。二人論難連。曰。伊克氏不敢屈說。曰。水自水。油自油。使者所論。將變水為油。豈可屈從乎。唯二君踰萬里。達國命。不可無所報。來年發全權使臣於函館。貴國使臣至尼加刺伊。斯就實際而論定。唯我已設兵營。久春內。此地四十八度。不得以五十度為疆。二人曰。大野藩士開鵜城。鵜城在久春內以北。按檢實地。就五十度內外而劃域。曰。此事在委任使臣所為。次會伊克氏。指坐中一人曰。此名盧多。迺志計。久住唐太。能知事情。其人進出曰。小人陳實。二君不得掩飾。唐太空島之義。久春古丹以北。日人絕迹。六七年來。貴國始發遣吏

何其學川路下田應接者。

鈴不曰彼亦未為完無辭也

發言恭中宜恭謀國有人者

人。此全出于貴國欲開國疆乎。將出于恐唐太歸外國乎。二人曰。日來政府以松前藩忽屬地。收其地。施政令。卒朗氏危其無兵備。故新命四藩戍之。曰。貴國逼土人。令自證為日屬。特屬無謂。貴國開鵜城。在訂約以後。約曰。唐太不分疆界。事仍舊貫。今貴國移民北土。我不得不南移以報之。貴國不踐條約。勢不得不繫軍艦於久春古丹。二人不肯答。謂伊克氏曰。明年發使果出于諒我二人所論乎。曰。前年卒朗氏請以海峽為疆。貴國不可。今二君請以五十度為疆。俄帝不允。此所以發使臣按驗實地也。一人以此事復命。三年七月。俄領事告曰。西伯里督將加佐計。字伊

河野曰。此輩畏俄如虎。

知受國命。見貴國重官。議定疆界。請導貴國使臣。至尼加刺伊斯。會伐長事。興國內騷擾。不果發使。四年領事告加佐氏。待使臣不至。歸國。慶應元年。俄男女百餘名移住久春古丹。築壘壁列大砲。吏詰之曰。受國命移住。英人覬覦此地。不可不備。富內奈與盧白濬二處。四樹標木。測量地理。規畫漸大。小出新藤二氏。上書曰。不及今發使。論決疆界。事愈不可為。外國奉行議曰。唐太北陞一離島。地圖以五十度。劃日俄疆界。皆據臆見者。我以人種同異。地勢向背。為說皆不足以服彼。我自暖地而就寒地。人情之所不欲。彼自寒地而就暖地。人情所樂為。况彼兵威強盛。英法

此虎狼磨牙而待者

此先奪便贖者

之所畏而今挾暴威加我我無復如之何唯置之不問彼愈肆然蠶食不得不開釁端往者遣竹內野州彼曰已置兵久春丹久春丹在五十七度以南若割久春內以北據山河形勢劃疆界可以少免侵略也慶應二年命小出和州石川駿州出使俄十二月詣俄呈國書重臣斯地列蒙接見曰曩發全權使臣期貴國使臣於尼加刺伊斯貴國食約五年於今歐土各國公法罰不復約者我邦重隣誼故不敢論是事和州謝曰國內亂起遂失大信乃稱國命論唐太疆界斯地氏曰唐太為我安牟爾鎮府對岸若為他國所奪安牟爾以西皆被寇害切欲貴國舉唐太付我和

鈴木曰彼始發布氏已議及此事經十數年始開口謀亦遠矣

州曰此土未分疆界貴國肆置兵隊此蔑如癸國也若外人來侵癸國固將盡國力防禦斯地氏曰此地一歸外人為癸國大害故俄帝嚮遣牟朗氏請以宗谷海峽為疆而貴國不肯請以得撫以東諸島易唐太和州曰文化年間貴國罰亂民擅寇唐太此明以唐太為日本也布氏國書明記唐太南岸屬日本而牟朗氏所請求前後反覆天下豈有此理俄帝仁德萬國之所稱豈事騁詭辯略人土乎斯地氏曰貴國不欲彼此雜居故癸國請割得撫諸島易此土耳其州曰往發使臣請以五十度為疆界貴國以久春內在五十七度以南不敢許請原是言以久春內劃疆界

侮殺至此豈有國體乎而我無一軍艦二巨砲可以敵彼和州佛然亦徒長彼侮耳噫

安達曰此言非不快唯和州奉專對之命豈可輕發如此乎

曰唐太不劃疆界外人侵略俄兵防禦疆界一劃則外人侵略俄無可防禦久春內以南歸外人永為我患譬猶香港香港為俄清雜居之地豈無故付英人乎和州佛然曰貴國以香港例我唐太此將據唐太略我蝦夷全島乎斯地氏變色問其說曰往日貴國無故入對州何故曰將修敗艦也俄國豈肯略人國乎和州曰世皆謂貴國略奪漢土北疆曰此地舊屬俄故告清國復之備有盟誓文書曰貴國逼我略唐太亦必曰非奪略備有盟誓文書斯地氏佛然曰何爾不禮次會和州稱病駿州代接曰有二族同居者其一欲踞其一欲坐意見不合動相論爭於是相陋

如讀戰國策

甚得極巧

屋移一族此豈人情乎若就所居設障壁各有其半則二族各適其願長莫相爭斯地氏曰高說似而未為得有二族共庭園者一族不能有其居舉所居付他人則大害庭園有二入共一衣者以其不便剪為兩片則二人皆失其用若裁一衣使二人各有一衣則各受其用和州會見五次反覆論難遂不得要領乃曰貴國謂樊國微弱不足有唐太故不肯分界僕輩二人萬里奉使命不可以此言復斯地氏曰我邦發使兩次皆不得要領而還今也俄帝諒二君之誠懇欲以得撫諸島代唐太此所以厚貴國俄帝一決於此不可復移動若貴國不肯有仍布氏舊約而已

乃訂雜居盟約三條而還。

余游北海道。過後志望後方羊蹄山磅礴于天半。慨然曰。阿部比羅夫率舟師八百。征服蝦夷。置戍于此。此後田村將軍北伐。至陸奧建碑。題曰日本中央。當時王略東及千島。北窮地樞。然則陸奧為全國中央也。必矣。當時王略之盛。可以類推也。此後皇德漸衰。東陞叛服無常。源氏父子之北伐。九年于前。三年于後。為勞亦甚。而朝廷為私鬪。不賞其功。藤原氏以源氏裨將。三世主其土。私其征稅。略其國土。而朝廷利其賄。許其為鎮守府將軍。陸奧之為中央。猶胡越不相關者。然況於距陸奧千

自千年上而立論。讀者不可無此識。

振衣與人。腹當萬卷。脚通千里。故其論東北形勢。歷歷

如視掌紋。

百里者乎。是後源賴朝以一切詐術。籠絡天下。姦雄交起。爭亂無已。至德川氏瓜分國內。世襲封土。舉蝦夷全島委蠣崎氏。漠然付不問。及一朝俄使論疆。以區區口舌。爭漠付不問者。為我疆土。亦不可得也。抑德川義公慨國體不立。名分不明。聘一代名儒。撰日本史。而編入蝦夷外國傳。與肅慎靺鞨並列。而當時史官無一論駁之。書成上進朝廷。嘉賞其勞。不復聞一朝貴論其失體。此天下萬目。皆以蝦夷為外國。無異論也。吾以外國視蝦夷。彼以外國視蝦夷。此所謂吾自壞。而後人壞之者。固莫恠彼狡焉。爭為版圖外之地也。意北海全道。除

河野曰。此振衣詩所詠。梅翁巨眼。猶曠瞻者。真不知義公何心者。

松前函館以外。皆稱為蝦夷者。今也。朝廷雖置縣設政。莽蒼原野。渺巨全道。而國人不甚吝其地。猶外國視之者然。余恐俄所朶頤。不特止唐太一島也。今論國家急務者。以唐太為殷鑒。可也。

姚志梁曰。俄雖大國。無形便之海口。嘗欲得地中海。于西。又欲得波斯海。于南。而皆不遂。于是轉謀樺太。于東。蓋其不得西南兩口者。猶秦之不能出潼關武關也。今有樺太。則亦可往來東西洋。猶秦之開通蜀道。可以下

俄既不得志於土耳其。以其國僻在北偏。不得爭衡于英法。慨然西之舍。而東之圖。溯黑龍江五十里。置府于尼加刺伊斯。而其地沍寒冰凍。物產不殖。海漕不便。於是求可輻輳船舶。運漕物貨。以開一大都府者。以唐太斗出大海。東南海岸。風波隱熨。為天然良港。以為可開都府。以形勢雄視東洋。

巫岐而開中原。其將來五洲之變。其嚆矢于此乎。非僅日本一國之關係也。

唇齒之難論。得確實。

諸國。此俄之所以乘我無備。吶喝百方。運取唐太之策也。此後逼漢土。取滿州沿海。朝鮮以北。悉屬俄領。其開烏刺惹斯德克為太府。豈非以唐太偏東北。非爭衡之地之故乎。此所領愈大。而所圖更大者。夫俄英法之所畏。而彼據富強之勢。形勝之地。西之舍。而東之圖。是東洋大局一變者矣。而東洋各國獨立。抗彼勢者。除愛親覺羅氏以外。獨有朝鮮耳。獨有日本耳。而愛親覺羅氏已不競。而我與朝鮮一小偏土。彼陸通鐵路。海浮鐵艦。南窺燕雲之背。東南逼朝鮮。及我國之腸腹。東洋諸國之多事。始于此矣。往歲俄人繫軍艦于對馬。幕吏請

英國公使諭去。英使語人曰。彼西伯里為根據。逼日本併蝦夷。以大艦巨砲。逞其所欲為。則雖英法無如之何者。經十年之後。豈以我輩言為意乎。噫。亦危矣。

坂本龍馬和薩長二藩

繼薩長二藩。而盡力王事者。為山內氏。山內氏藩于南海。人重節義。士人奮起。死于國事者。武市間崎。平井吉村。望月伊藤。能瀨清岡。諸人皆卓卓可紀。而和薩長兩藩。戮力國事者。實出于坂本龍馬也。島津氏之入京。浮浪四募同志。龍馬慨然上京。至則浮浪謀

河野曰。欲紀龍馬先紀土藩文章之變態。其實龍馬所以紀土藩也。

能著眼于此。浮浪中第一流。

已敗。乃游江戶。學劍千葉氏。後從勝房州。聞其說海外大勢。始悟攘夷之為陋。見奔走四方。為浮浪之所宗。意以為薩長勢力動天下。若和此兩藩使之戮力協心。以翼王家。則皇運可挽回也。是時尾張氏討毛利氏。以三宰伏罪。返兵高杉。晉作不服。起兵討俗論。黨專修戰守之策。龍馬曰。此可以說也。往見小松大久保。西鄉三氏。曰。我邦雖小。地靈人傑。可與萬國並立。而幕府統御無法。各藩各懷異心。土崩瓦解。亂勢已成。若貴藩解憾毛利氏。左提右挈。以謀天下之事。則我邦獨立之大本可立也。不然則國內四分五裂。英佛諸強國。磨牙乘隙。則行踏印度波蘭之轍而已。

說得中竅得不
大笑首肯

不可爲皇國寒心乎。三氏曰：此固我輩所憂念。於是告藩主先釋捕虜，賜物遣歸，將發使通好。難其發言，龍馬奮曰：余請任是事。乃赴長州，見木戶孝允，說薩藩。孝允告旨藩主，會諸臣議。晉作固持不可。龍馬往見曰：貴藩已和歐米各國，而獨難薩藩。此親異類，殊俗而疎同胞兄弟也。晉作大笑，首肯已。而黑田大山二氏奉藩命來使，見藩主父子，藩主亦私遣木戶品川二氏見小松大久保諸子。二藩交誼日密，而幕府未之知。爭非尾張氏之反兵，尋將軍大舉親討薩藩。上書論伐長之無名，幕吏始知爲其所謀。此時龍馬變姓名，舍伏見，幕吏發卒圍舍，龍馬短銃射殺，超隣

此風聲鶴唳皆敵者

屋遁去。龍馬從勝房州講海軍術，觀紀伊彦根諸藩進兵，防長日急，將募浮浪編海軍，爲長藩一臂。是時浮浪在長藩者，借薩藩名，購求軍艦，標薩藩旗章，繫赤馬關。長藩將置將帥，浮浪不服。龍馬至，乃責近藤袒私附長藩，令自殺，代督其衆。六月，幕府艦隊來伐大島，龍馬投策，晉作乘曉霧馳漁艦，出艦隊中間，縱橫砲擊，艦將失措。比具成，徐徐西走，將追擊。艦將固疑薩藩助戰，止之曰：此薩人所誘，若暴進必陷彼計。晉作攻小倉，頗難。幕府艦隊而龍馬督海軍，扼赤馬咽喉，親當富士，迅動鳳翔，回天四艦，連日烈戰，未嘗取敗。小倉已陷，小笠原總督不知所爲，乘富士艦走。

長崎龍馬名震于一方。先是土藩將興海軍。命後藤象次往來長崎。購求瀛艦。見龍馬論時事。大悅。龍馬亦以土藩為父母之邦。請以所率軍艦聽命。象次說藩公聽之。於是併督土藩諸艦。稱海援隊。先是中岡慎太亦團結浮浪。謀援長藩。又同龍馬以所督聽命。稱陸援隊。藩子弟往往入隊。勢日強盛。土藩傾國力。編兵。勢與薩長抗。一日龍馬駛瀛艦。過水島灘。時方暗夜。衝突紀藩瀛艦。毀機關沈沒。眾皆移乘紀艦。龍馬直投舷燈。逼艦將責其犯航海規則。共至長崎。訴鎮臺。紀藩為幕府宗藩。不敢判。適土艦至自上海。乃正砲。準對紀艦。如將戰者。書告鎮臺曰。艦兵憤公判。

安達曰土與長藩
並稱非偶然

因循為羣。脫藩至為可虞。鎮臺恐其生變。令紀藩出贖金。幕府征長。無功。威望掃地。薩長二藩約大舉除梗。王命者。龍馬往來二藩之間。與聞密謀。乃購得洋銃二千。此歲九月歸土佐。獻火器。說藩主連謀二藩。諸士泄聞此事。爭理戎具。勢不可壓抑。是時藩主遣後藤象次。建白復古王政。不敢動。龍馬乃與中岡慎太。上京。是時慶喜上表。請復政權。會在京。諸藩士告旨。特引見小松後藤二人。有所諮問。後數日。永井主水召後藤。諭慶喜旨曰。德川氏辭世職。就藩列。勢有難行者。後藤佛然曰。吾藩為德川氏謀至矣。而猶不覺悟者何也。先是長藩先隊進屯三田尻。待報。疑其

此輩終在暗中
而不自知者

有變廣澤品川二氏馳至與薩土二藩謀曰有大舉除梗命者而已乃奉密勅約期日同發歸藩是時會桑以下逼二條關白曰朝廷倉卒廢將軍浮浪陪臣橫行于殿陛之上而朝廷無寸兵尺鐵何以制其暴橫關白頗惑之象次往見曰天下將歸一而殿下在中持異議殿下不聞乎才谷梅次為浪徒巨魁曩臣奉藩旨見將軍梅次誠臣曰若將軍不可復古之議則足下自及殿前僕要途刺將軍此輩泄聞殿下持異議則怒如烈火臣為殿下危之關白顏色如土曰敢不奉教無幾勅允慶喜之請才谷梅次龍馬變名也一日中岡過龍馬有所謀有三人通名求見僕入

當時公卿侯伯在權要者皆皆皆其也安得不階亂

行命三人尾而入亂斫龍馬中岡二人傷重遂死是為十月十五日中岡亦慷慨義士訂交浮浪屢游鎮西盡力於國事其督陸援隊一時與龍馬並稱撥亂事業十成八九而同僵于刺客眾皆悼惜

余曩刻正篇岩倉右大臣公以其叙幕府奉還大政未悉召余親說當時事且曰坂本龍馬說薩長釋憾大功于國家而不片語及之特為可憾蓋余草正篇急于成書多所闕略且復古顛末諸家記述未出故歷舉上藩建白及坊間所傳序槩略因請命侍臣筆錄公諾之無幾公病薨適土人濱田源為余說龍馬履歷頗悉因舉梗槩草此篇嗚呼

河野曰此篇以想像推論成篇即親切事實此亦胸有一定算而下筆者

龍馬說薩長大功於天下。固如右大臣公所稱。然而余追考當時。參之所聞。薩藩宿謀。固如此也。蓋薩長一藩先天下上京。為朝廷畫策。東西牧伯。仿其所為。朝綱一振。皇威日隆。此為朝廷股肱。贊盛事者。一藩豈有所挾于其心乎。唯薩因中川宮長因三條卿。薩主綏撫。長主拒絕。薩閉關謝浮浪。長傾意集浮浪。遂至兩雄不容。漸構釁隙。親征之中。止薩藩助會桑。逐六卿。禁長人入京。三宰之犯闕。薩兵助幕府。逆擊平之。當時浮浪稱曰薩賊會姦。薩盡力王事。豈有意助幕府乎。且幕府之不可助也久矣。唯幕府積威百年。勢不得不以漸親征中

止。詔召將軍。薩人草詔書曰。毛利氏暴臣。愚弄其主。彼毛利氏盡力王事。亦至。而一朝頌是詔。此非三宰憤激。所以決犯闕之舉乎。而名義不立。喋血輦下。三宰僅以身免。一藩怨氣鬱結。果為如何。於是隆盛意謂時至矣。單身往來防藝之間。說尾張氏以誅三宰。以是為名。及飾而長人怨次骨髓。其削封土廢父子。彼有死而不為也。如此則毛利氏服罪。有名而無實。會桑以下。固不平。尾張氏之反兵。其勢不得不興。再討之兵。嗚呼。幕府致亡。勢誘形導。猶良平策劉項者。然安知非大久保西鄉諸人。審圖熟謀。胸有一定成算。而後下手乎。余聞之

議論始有歸宿

佐田白茅隆盛謀鎮西四藩置六卿太宰府語人曰三條卿風牟英爽此為他日大臣者然則薩長連謀唱義天下隆盛固已決策於此時也龍馬以一浮浪出入于白死之地協合義徒揣摩時勢固已雄矣然而使西鄉大久保諸人無此宿謀安能合兩雄藩于一掉舌之下乎此時板倉閣老召大久保懇懇諭出兵利通偽聾為朝旨討幕府者愕然答曰幕府雖有罪可討情誼所不忍然而朝旨至重不敢不告寡君閣老大聲辨誤利通故為不解而退幕府政令槩成是輩為薩長諸藩之所謀也久矣

幕府奉還大政朝廷置二職議德川氏處分

幕府陸軍潰于久坡坂石州不守海軍衝赤馬關不克小倉尋陷會將軍家茂薨慶喜嗣立托喪休戰毛利氏威名震于天下先是薩藩通毛利氏將有所大為薩藩曩依中川親王拒長藩親王始無定見小松大久保物色公卿可與有為者無若岩倉前中將是時前中將落飾歸佛獨處北山深自韜晦小松大久保暮夜往來計畫大事近衛內大臣為島津氏世戚利通唯戒其務持大體莫為群議所怵而密算秘策多就前中將而決至是謀前中將取藩王旨赴長州

河野曰蛟龍得雲
雨果非池中之物

安達曰一藩猶不
敵况二藩之衆乎

見慶親父子說曰天下紛亂至此皆幕府之罪也請
奉朝命兩藩大舉鳴幕府之罪一掃僭亂國體以建
百世不拔之皇基慶親曰此固寡人之所欲退見木
戶廣澤品川以下熟議藝藩亦請効力方略一定上
京復命廣澤品川尋至因中御門中納言中山前大
納言正親町三條前大納言奏兩藩情實先是土藩
與薩尾越四藩建議復古王政慶喜亦察知大勢所
趨十月十四日上表請奉還政權會桑以下譜第諸
臣固執不可慶喜惑之前中將曰此天下難事非空
論所能濟因中御門中山正親町三條諸卿密奏降
內勅薩長二藩曰各率兵二千上京西鄉大久保廣

澤品川以下連署奉命曰辱領宸旨卑賤陪臣不勝
感激馳告寡君闔藩大舉誓天地安宸襟四人星馳
傳旨其藩且曰天下屬目我一藩非忠誠心事感動
天地則不能奏回天之功區區利害得失不足顧慮
也是月十六日制允將軍請曰列侯衆議處分詔召
列侯既而薩大兵入京未有所爲長藩二大隊至西
宮薩土諸藩曰可十二月八日赦太宰府六卿毛利
父子及岩倉久我十種諸卿之罪是日慶喜與會桑
以下會議殿上達曉已退傳令免會桑以下衛兵以
薩藝尾二藩代之勅廢公武門閱資格罷攝政關白
傳奏議奏將軍守護所司代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

抑亦急矣

詔旨簡該自是興王之氣象

聽庶政有栖川親王為總裁御室山階兩親王中山正親町三條中御門三卿及薩尾藝越土五侯為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岩倉橋本五卿及薩尾越土藝五藩士為參與詔曰癸丑以來國家多難先帝憂勞天下所知今也大權歸朝廷大小庶政一決于公議與天下更始即日會三職議德川氏處分尾越土三侯曰召慶喜班議定首座岩倉卿與薩侯固執不可命尾越一侯諭慶喜辭內大臣納封額若干供政府之用慶喜請物議稍定大久保西鄉諸子恐朝議因循誤大機書陳曰一掃二百年太平舊習建萬古不拔之皇基非用干戈一新天下之耳目則不可也

此確論唯昔用兵無名耳

戰之為難事固也而僅置三職議決大政將以是耀朝威於海內比戰為更難古來英主創立大業誰不資干戈之力況元氣委恭士風衰頹至今日非一戰則不可也國家危急至此極皆幕府之所為曩降密勅獻斷既決于此今日之事責慶喜降官位納封土謝罪闕下而後朝威隆赫可以承服天下之人心也若因循姑息徒幸無事則誤初政第一著朝威無所振起人心無所懲艾大機一去大命不再可不深思而熟圖乎岩倉卿恐諸藩互構異同書二項使三職議曰不奉朝旨者不問眾議斷然命薩長二藩討罰以委成敗于天曰尾越一藩處間調理慶喜果悔前

敗締由是一報抑亦夫也。

過則不咎。既往召參朝議。此兩者孰與衆皆與第二項。利通草勅諭曰。官銜依舊。稱前內大臣。納封額若干。以供政府之用度。尾越二侯爭納封額。遂改作納管地租額若干。供政府之用度。尾越乃奉旨往諭。會桑之免禁衛。憤薩人擅斷。與譜第列侯在京諸藩。奉慶喜一條城晝夜嚴隊篝火耀天。慶喜恐其生變。率會桑以下南下保大坂城。及是慶喜奉命將入朝。是時禁會桑入京。衆或曰。待慶喜遣會桑二藩。而後許其入朝。議未決。會幕府以浮浪潛匿薩邸。行諸不義。命庄內上田二藩出兵砲擊。邸人放火而遁。報達薩人憤怒。朝議一變。既而慶喜命會桑先鋒大舉北上。

薩長二藩曰。慶喜反狀已著。即日發薩長土二藩兵。戍伏見鳥羽。勅嘉彰親王爲征討將軍。賜錦旗節刀。督禁衛兵。命備越衛禁闕。因備二藩備兵待後命。先是鷲尾卿私率浮浪赴高野以備紀藩。乃命衝大坂之背。且諭紀藩勤王大義。部署已定。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官軍邀擊會桑先鋒於伏見鳥羽。大捷。慶喜聞敗。倉皇乘氣船東走。

米人希利比士論我邦沿革曰。米艦入浦賀以前。人心已厭幕府。譬猶陽氣微動。積雪漸解。凝結力。外國要幕府。猶積雪驟得暖風。一時融解。水潦橫流。瀰滿平地。而皇室位于幕府之上。屬億兆之望。

河野曰譬喻親切
巧妙無比自是洋
人口氣

猶諾亞巨舩巍然浮出于大波之上。水潦愈橫動，力愈盛。於是始悟壑谷危險，損毀舟艦，頓改方向。飄順風，離陸地，出大洋，待水潦稍治，而後回舵。維新政府是也。此言殆洞觀我臟腑者。然而彼外人安能知我邦有國體者。而祖宗相傳以至今日，固宜如此乎。蓋我邦表立于東海，神武定鼎，檀原二千年于今。取法隋唐，徵貢三韓，肅慎、靺鞨、渤海、南諸國，無不奉水土貢物。皇化布被中外，果為如何。中古皇德漸衰，源右府以一切詐術，箝制上下。姦雄蕃興，亂賊接踵。如北條氏流三上皇，足利氏遷後醍醐帝於芳野，實臣子之所不忍言。然而至

其事涉外國，國體伸蹙所關，則上下一心，爭出死命，以防外侮。蒙古興于漠北，滅國四十，平西域，統一漢土，病我守國體不屈。虜虜十萬寇我西陲，而北條時宗盡國內精銳，一舉勦絕之于五龍山。豐臣秀吉憤韓人闕朝貢，命諸將征討，蹂躪八道，直陷韓京。朱明大兵前後出援，殲之蔚山，潰之碧蹄館。耀國威於瀛海之外，此皆我邦國體。祖宗相傳以至今日者，故賴朝創鎌府以來，必先拜征夷將軍，而後得代朝廷為政天下。夫歐米強且大，固非蒙古、朝鮮流也。然而卒然擁軍艦肆無禮，曰不許我所請，則火汝城郭，屠汝人民，而幕吏恆怯不奏。

一頓又法極妙

字達曰此篇以尊攘二字冠首者此論而後攘夷二字有所歸著可以終此篇

朝廷不謀諸侯許其所請於一呵喝之下為域外萬國之所傳笑我邦立國以來未嘗有受外侮辱國體如此之甚者也此不特北條豐臣二氏所愧竝稱實祖宗神靈之所不與意薩長二氏一藩侯爾而名義之所歸條理之所在斷然開戰待勝敗一決而後和彼德川氏八萬麾下三百諸侯唯其所令而惟怯狼狽甘為彼所要脅辱亦甚矣且攘夷不能為則已彼明知攘夷之不可為而刻拒絕期日頒告天下欺罔朝廷擾亂天下唯姑息之事如此而不速亡此殆無國體也彼希利比士知幕府亡所由來久矣而不知我邦勇武立國受外侮

辱國體如德川氏者天必降之禍不日踵故余詳論以終是篇云

吾友田天爵嚮紀自弘化嘉永
至明治維新之事為八卷名曰
尊攘紀事採撫廣博議論精
確讀者莫不擊節呼妙誠可謂
當代董狐矣余竊脩私史然而
天爵則倣宋史紀事本末余則



無攔言事
敝史記列傳而至其文學史漢
未曾不同也頃天爵編遺漏著
補遺四卷屬余以一言受而閱之
其紀未俄使船未浦賀以後委
曲明瞭參之前編使讀者如身在
其時与其事慷慨切齒不自己魏文

帝有之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心乎
其身曩者天爵在官途不得其志
退溫舊業有以大著以傳天六後在
則復何羨夫世榮乎余之身世
上略与天爵相似余序固不立以為

天爵之輕重然而天爵曾序余
偉人傳其屬誼不可辭遂書
卷末

明治十七年甲申春三月

東京蒲生重章子閣



明治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五月出版

編輯人

宮城縣士族

岡

千仞

東京府芝區愛宕下町四丁目一番地寄留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前田

圓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發兌所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鳳文館本舖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舖

